

韓 讀

詩

遺 詩

說

附訂講

經



附錄

卷一

附錄

卷二

附錄



讀

詩

經

趙良澍著

中華書局

讀詩經

此據涇川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讀詩經卷一

國風

清 肖巖趙良齋著

窈窕淑女

淑女者。執謂謂后妃也。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毛傳甚明。故朱子從之。後儒牽于小序。以關雎爲后妃求賢之詩。果爾。則詩爲后妃所自作。極其美。不過不嫉妬耳。何若作自宮人之美。后妃而文王所以刑于妻。化其讐御。以爲王教之端者。俱可想見歟。且合未章觀之。琴瑟房中之奏。夫人以事其君子。鐘鼓廟庭之奏。君與夫人以祀其先祖。使淑女非后妃。而合堂上堂下之盛樂。以友樂之。不幾于嬖寵匹嫡乎。吾讀雅之大明。將言天命集于文王。必詳述其治陽渭涘之發祥。納采親迎之成禮。誠重之也。說關雎者。顧舍文王之求正嫡。而美后妃之進小星。何歟。

云何吁矣

詩生于思。思之不得。而形爲吁。則其鬱結于心者。自此已深。亦自此可止。未至此而止者。唐棣之所誘爲室遠也。至此而不止者。澤陂之所涕而滂沱也。非后妃之性情。可以立用思之準歟。

公侯腹心

干城以扞其民。詩所謂予有禦侮是也。好仇以弼其政。書所謂矧惟若疇是也。至于腹心。則湯之君臣一德。武之十亂同心。得此于武夫爲尤難。然而赴赴之貌。本于肅肅。則其陶鎔于緝熙敬止之中者深矣。外傳謂文王卽位。詢于八虞。以南宮括之能迪彝教。而與達忽等俱在虞官。其卽自置免中來者歟。

漢廣汝墳

自關雎以迄螽斯。皆歌后妃之德。言周足矣。南者何也。從其詩之得于南者。舉一漢廣。而雍梁荆揚統此矣。舉一汝墳。駸駸乎及于堯翼矣。特繫二詩於桃夭芣苢之後。使讀者言周而不得不益之以南也。然始而北出。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不見于象箚。而必俟諸大武。則南亦自後人名之。非文王之心也。

父母孔邇

毛傳。孔。甚邇。近也。不言父母爲誰。釋其意。則文王也。若謂行役者之父母。則庭除本非遠境。何須言邇。其言邇。且言甚邇者。正以其人遠而思近。不啻膝下之瞻依。非文王而誰謂哉。或謂汝墳詩人。以文王爲父母。是怨紂而親文王。爲文王所大懼。然率諸侯以事殷紂。正藉文王以釋天下怨叛之心。何懼焉。且文卽懼。而大化流行。能阻天下之嚮風慕義乎。

維鳩居之

以鳩居鵲巢。興夫人之德。地道无成。寧拙無巧也。牝雞所以亡殷。哲婦所以傾周。皆與此詩之義爲反對。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毛鄭以奠設蘋藻爲教成之祭。集傳獨從王肅謂大夫妻能奉祭祀者。蓋以后妃及夫人及大夫妻上下相承皆感于文王齊家之化也。雖禮有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于宗室。與此薦奠之地頗同。然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內則云夫婦皆齋而宗敬焉。安在大夫獨私祭于三廟。而其妻不得薦豆于大宗之室乎。箋又以牖下在戶牖間之前。以昏禮設几筵于戶外。證此祭之爲教成。然戶外之西可謂牖下室中之奧亦可謂牖下。詩不云奧而云牖下者。以下叶後五與女字爲韻耳。據禮推之。毛鄭雖有所本。不如肅義爲長。或曰季女少女也。古者五十而後命爲大夫。不應其妻年猶幼弱。然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注特性謂或改娶。倘亦老夫得其女妻者歟。

委蛇委蛇

古者君臣在朝。同服羔裘。而以素絲飾之。卿大夫禮自宜然。所可美者。惟在委蛇。蓋委蛇見于出公門入私室之時。則必其靖共于在朝者。返驗諸心。直無可愧耳。使非供職無愆。而徒爲舒泰自得之貌。是孫林父之衡而委蛇也。識者譏其折矣。

迨其謂之

迨其吉。迨其今。欲及時耳。迨其謂之。則遣使者以通言。如儀禮所載昏辭是也。使謂嫁娶之後期。而男女相與約定。則召南幾與溱洧等矣。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雖遭喪禍。而無夫家。猶必官爲會之。不得自主。況嘉禮之爲始婚者乎。故謂之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則標梅雖女子所自作。未嘗有乖。

于正。但不如桃夭之婚姻以時。無煩憂望耳。

何彼穠矣

此東遷以後之詩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明與春秋所書王姬歸齊事相脗合。故集傳雖用古註。而猶存或說以疑之。顧其詩何以列于召南也。意者關雎。鵲巢。美夫人。樛木。小星。美夫人。即美姜媵。驪趾。美公子。公姓。并及公族。一家之仁。賢盡矣。未嘗有一言及于女子子。而此詩獨美王姬。具其所美在肅雍。直與顯相多士。秉文之德者無殊焉。故後人亦爲之推本文王。而附錄其詩于召南之末。其或然乎。使謂二南經周公制作時所手定。當無文武以後之詩。彼甘棠之美召伯。不顯在康王後哉。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愬而逢怒。即離騷所謂女嬃嬋媛。申申詈予者。欲其貶矯節而競周容也。顧求容非所以事人。屈節尤非所以持己。雖使觀閔受侮。爲羣小所共憎。甚至兄弟天性之戚。亦無相爲慰藉之詞。婦之見棄于其夫。如屈原之君臣者。亦窮矣。乃惟反之于心。而貞于一求之于儀而富且閑。遭變而能守之以正。列女中可多得哉。故集傳用劉向之說。而疑其詩爲莊姜所作。非莊姜何足以首變風。

實獲我心

古今同此身世也。同此心理也。人能以古道反求諸心。則涉世雖艱。責躬自厚。理得而心安矣。莊姜所見及此。即不怨不尤之君子。然則首章所爲憂者何也。憂其君之嬖寵匹嫡。將爲亂階也。

燕燕于飛

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實隱四年春三月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則此詩當作于春秋之交。正元鳥來歸之候。故因所見以起興。婦人送迎不出門。而莊姜獨違禮遠送之者。蓋以戴嬀之歸。將藉母家以討賊。莊姜與之定謀于野。而石碯遂得因陳以殺州吁。此非有塞淵之心。溫惠淑慎之德。不見疑于賊黨。烏能從容去國。爲衛定難。爲完復仇乎。其終之以先君之思者。蓋不欲以州吁之寵。追怨莊公。所以曷姜者厚矣。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人祇見人之過。而不見己之過。其過多矣。況君親乎。爲臣而不能格君之非。不可謂忠。爲子而不能諭親于道。不可謂孝。故拘姜之操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式微式微胡不歸

黎在衛西。而爲狄所逐。寄居於衛。衛不能如晉景之治兵略土。立黎侯而還。葵澤之敗。肇于此矣。當其時王命不行。戎狄橫熾。小國見吞。而羈旅狼狽者。當復不少。式微旄邱。所以著霸業之將興也。

新臺

甚矣新臺之工于爲刺也。衛宣之黷倫。非國人所當斥言。以惡疾比之宜矣。而於惡疾中。獨取不能俯之違條。見宣之有愧于伋也。其卒章曰。得此戚施。則併舉宣之仰而有愧于莊者刺之。若曰。彼于莊且然。況

倂乎。然驟而讀之。而未知其爲宣公也。迨徐思夫兩疾之相反。而適相兼。以是歎其言之微而顯矣。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不言父而言母者。女子之心。惟母知之最悉。今不見諒而欲奪之。則能諒者。惟有天耳。故乎天以自矢。毛鄭以天爲父。迂矣。千古婦道之貞。始見于此。聖人以之首。鄙風者。亦猶周易下經首咸恒。而以恒發從一而終之義也。

定之方中

此詩與公劉遷豳規模略似。但一則闢地以興邦。一則依人以立國。其本甚不同矣。而詩顧美其順天時。相地利。興禮樂。勸農桑。終之以秉心塞淵。蓄馬繁庶。幾欲以風而擬諸雅者。蓋衛自東徙渡河。遺民僅有五千。非文公勤而撫之。康叔幾不血食。故國人於幸得生息之時。追頌其中興之業。未免溢美。亦繼亂者易爲功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夫人能知大夫之守義。以阻其歸寧。大夫不知夫人之憫衛。以代爲求援。故旣以穉狂責之。而不得不自表其心之所之也。當其時。義宜救衛者。莫如宋與許。許既弱小無力。而宋第迎戴公以廬于漕。而不能攘狄。又何足因。則夫人所欲之者。必在齊矣。蓋救邢者齊。平魯難者齊。皆赫然爲前日事。使許能以衛事赴而懇之。又焉用以婦人而謀乞師于大邦。故懷歸者。所以激許也。厥後齊以會櫓之諸侯城楚邱。而許不

與。則許之百爾。有愧于夫人多矣。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詩詠武公之德。由切磋琢磨。以底于金錫圭璧。可謂純粹以精矣。而必推及其戲謔者。人情每易矜于嚴格之時。而忽于樂易之會。大學自誠意正心而後。猶有之其傲惰而辟焉者。故必驗之戲謔。而後見細行之無累于大德。觀賓筵童叟之戒。抑詩抱子之箴。辭近于戲。而秉禮納諫。倍加嚴焉。詩傳遺說所謂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者也。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雖棄婦歸過于人之辭。而凡欲修德者。聞之足戒。晉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季文子引此詩以規之。則知家國天下。皆當推誠相與。勿二勿三。否則外無以孚于人。內先無以立于己矣。故君子之爲學也。必以忠信爲主。按此詩始而氓之。旣而子之爾之。此與上章獨兩言士。蓋推廣言之。以爲女之見誘于士者。戒也。包茅亦云。吉士非如玉之貞。幾爲所惑。始曰蚩蚩。此云罔極。夫子所謂今之愚者詐也。而士風不可言矣。

童子佩韞

朱子以此詩不知所謂。而訓韞爲決。又引鄭箋爲杳。且申之曰。卽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大射諸侯之禮。非士庶所得干。則小序謂刺惠公。朱子未嘗非之。而卒不用其說。集傳之旨微矣。

之子無服

有衣而配以裳。有裳而束以帶。其服始全。無裳無帶。而終之以無服。諷其無婦以整治之也。而婦之急于求嫁。則其無以爲食。情亦可知。貧窶至此。人民有不離散乎。讀此詩而知夫子之以富教爲衛策者。憂深而思遠也。

木瓜

木瓜美柯。先儒皆從序說。至朱子獨疑爲男女贈答之詩者。蓋不予衛人之以虛辭欺後世也。衛爲狄滅。而復能立國者。齊桓誠有大德于戴文。乃桓甫歿而衛文從宋伐齊。殺長立幼。瑣瑣之報何存。當其時。邢人及狄伐衛。援齊也。亦憤衛也。是桓城夷儀以遷邢。邢誠不敢背德。而衛終滅邢。滅齊之與國。倘其力足以舉齊。將并滅之。而向者漕邑之戍。楚邱之封。車馬器服之遺。直忘之矣。此集傳所以不從毛鄭。而第據經以立義。則報施之務從其厚。男女也。而寧不可通于君臣朋友之相與哉。

此何人哉

厲王流彘。宣室中興。宗社邱墟。皆起于幽之內寵。而成于平之東遷也。詩人不斥言之。但呼天而追問。致此之爲何人。雖痛心疾首。曾無貶黜之詞。怨誹不亂。固小雅之遺音。臣子之義然也。史記載箕子麥秀之詩。直目紂爲狡童。視此詩少含蘊矣。其後人僞作歟。

君子陽陽

此與衛風簡兮之詩略同。簣者箠管之舌。執簣卽執箠也。翻者羽旄之屬。執翻卽執翟也。由房由敖卽在前上處之序。陽陽陶陶卽赫如渥赭之容也。但彼爲一人自譽之辭。而此則相招以祿仕。是君子而沉溺下僚者愈多矣。周轍旣東。美人不作。吾恐微祿之尙不足羈其身。亦如魯諸伶之入河蹈海而不返也。

何嗟及矣

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婦而以饑饉見棄。事之可嗟孰甚焉。谷風之詩曰。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今雖欲睚。勉有無。相與爲生。而業已仳離。計無所及。則惟有啜泣以逮于死而已。此未始非其夫之不良。而卒以時之艱難不淑。曲諒其人。以固窮于己。何其厚也。雖然。婦之厚。夫之薄也。民之薄。上之過也。序所謂閔周者以此。

有兔爰爰

朱子於兔爰之序。惟取君子不樂其生。以予讀之。非祝宗祈死之言。蓋用晦全生之道也。張宣待免。雉懼其災。卽瞻卽所謂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脫之。政刑紊亂。君子尙可昭揭于時耶。其曰無爲無造無庸。蓋末俗之刑。不徵于律。而有意爲輕重。鍛鍊羅織。文致其罪。及爰書旣成。吏自引以爲能。而人主且酬之以厚賞。下爲之造之。而上庸之。其凶禍有百倍于我生之初者。手足無所措。則戒之以無叱。憂患生于識。則戒之以無覺。理亂或聞于耳。悲憫不釋于懷。則戒之以無聰。謝絕人事。閉戶獨寐。并不如君子陽陽之猶得爲祿仕也。嗚呼。禍之中人。惟獄吏之上下其手者爲甚。此刑書之鑄。使民顯有徵信。子產

所爲救時而叔向讓之誠迂遠而闕于事情也夫。

葛藟

葛藟用意與常棣同。蓋有不得于兄弟而勉爲親之之詞也。風俗衰薄。人情悖謬。往往舍己之兄弟而以他人爲兄弟。以他人爲兄弟。則必以他人之父母爲父母。顧旣非天屬之戚。我父母彼而彼肯子我乎。固不如己之兄弟。迫禍患而不忍相棄也。嗟乎。自角弓興刺幽之胥遠。民俱效之。而葛藟詩人能知兄弟之不可終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爲綽綽有裕者矣。以此見周道親親。文武之德教未遽泯于人心。而東遷以來。猶能依晉鄭以建空名于天下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此王風之近正者也。然淫奔本非夫婦。而結生死之誓。則能革其面而未詭革其心矣。倘此大夫不幸去位。而後無繼之者。則不待死而同穴。而生已不必異室。以視桃夭之女子。及時而賦于歸者。其風俗純漓。爲何如耶。以刑政威其民。使畏而不敢犯。在鄭子產已優爲之。何必古之大夫。甚矣小序之迂也。

緇衣之宜兮

不言皮弁而言緇衣者。以鄭桓父子爲周卿士。入朝于王之時。暫而退適治事之時多也。衣而曰宜。則人稱其服。禮所謂文以君子之容。實以君子之德者。賢可知矣。周人愛其賢。旣於適其私朝。而願爲之衣。又於還其采邑。而願授之粢。不必有其事。而曲寫其誠。豈第杜杜之所云中心好之者乎。孔子刪詩。以鄭風

之淫亂而冠以緇衣之篇蓋示後世學者以賢賢易色之道焉。

戒其傷女

自謂無傷而傷之者至理之常也。叔多材好勇雖啗人之凶誠無如叔何。然以莊公之猜忌未嘗一日忘叔顧恃其射御之能相從于田而徒手搏虎以獻烏知有耽耽焉伺其旁如虎者乎。戒其傷女詩人蓋隱諷之而叔恬不知戒欲無及得乎。

舍命不渝

灼知天命而處之不渝則能臨利害而不淫當生死而不亂托孤寄命雖百里優爲之況小國乎。傳載韓起聘鄭鄭餞之于郊六卿皆賦而子產獨取羔裘美宣子亦隱示以邦之有人此鄭所以介晉楚之間而能持禮以斥所求不爲大國鄙邑者也。魯論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其所學有本矣。

有女同車

鄭昭之始而出奔終而見弑皆受制于強臣非失德也。左氏牽于成敗之見而載祭仲無援不立之言以著其所以見逐說詩者遂據之以釋同車彼見詩中兩言孟姜故爲傳會其事不知彼美孟姜亦猶陳風之彼美淑姬云爾。孔氏謂黃帝姬姓神農姜姓後嗣盛昌每多美女故傳引逸詩亦曰雖有姬姜蓋以此爲婦人美稱而豈必實指其人乎。昭之始卻齊婚文姜也實殺魯桓其繼辭者雖未知爲何女而考其同時衛有夷姜宣姜魯有哀姜車服盛飾則有之而可爲德音不忘者耶。使昭受昏于齊亦必不免于禍蓋

大國雖可繁援。豈能常藉其戍守之力。以制國之權臣。況鄭如祭仲高渠彌等。皆以梟獍之心。習于鄭莊。倒行逆施之事。其視置君。直如奕棋。而昭以柔懦。臨其上。遂至身弑國亡。其事誠可矜憫。吾不知詩人何忍刺之。

校童

序以此詩爲刺。忽不能與賢人圖事。然忽嘗惡高渠彌。君子謂其知所惡。既知所惡。事不能知所好。使當時果有賢人。憂國思君。至于不餐不息。則忽將倚之爲耳目腹心。以內防高而外拒突。豈肯忽然不與言食哉。則知序說誠不足憑。案鄭風言狂童狡童者。非一朱子皆斷爲淫女之辭。非淫女則端莊靜一。必不爲戲謔以動人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士列鄉校之中。是已出小學而入大學。隸其名于司徒。以待朝廷之任用者。何至輕儇放恣。略無容止可觀。其有往來城闕。徒以登高望遠爲樂者。正狹邪之行耳。說詩者以此爲刺學校廢。然學校詩書禮樂之地。卽鄭人遊之。亦以清議維持國政。燕僻之士。聽其不來可也。何爲思之不置乎。集傳改爲淫奔之詩。正於挑達斷之。而一日三月思慕之切。恐亦惟男女之際爲然。

聊樂我員

夫婦人倫之始。惟敬乃以厚別。如曰聊以樂我。不幾褻乎。然亦有賢而可樂者。夜旦之相警則樂。琴瑟之

靜好則樂。出其雜佩以結賢人。君子之歡。則尤樂。樂出于正。其人固亞于雞鳴之夫婦矣。然雞鳴言婦而此詩言夫。女子秉陰。其性多靜。男子秉陽。其性易流。既明有如雲如茶。觸于其目。而不動于非禮之色。自安其貧陋之風。固非有定性者不能。似此尤爲勝于彼也。誠不意于淫風大行時得之。

無庶予子惜

不敢取憎於羣臣。而警君以早起。其與宣后之脫簪珥以待罪者何殊。有宣后。而王亦自勤于問夜矣。豈至有荒淫如哀公者。意此詩非哀公也。不然。則是無賢妃也。不然。則是哀公以規爲璫也。國史何取此以冠齊風。殆以見齊之淫于色。而猶有此詩云。

不夙則莫

事之密勿。貴其有常。人之精神。求其可繼。聖人純亦不已。君子自強不息。秩秩循循。豈在夙也。不當夙而夙。則必不當暮而暮。久且舉其事而廢之。東方未明刺夙耶。直刺暮也。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人情務遠大而忽近小。心馳于百世之上。六合之外。而耳目前轉多失之。彼固自恃其少壯之力。思之無不得也。然總角之穉子。倏爲冠弁之成人。不轉瞬耳。老大傷悲。亦何能及。玩未幾突而語吻。蓋警人之始而有誤。終于無成者。不泥齊襄而義得該之。

齊子歸止